

法轮大法教我以德报怨

【明慧网】

被偏心的婆婆气出病

我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我们城中村招工，可以离开农村，我从娘家招工走了。丈夫当时也有指标。我婆婆怕我们的婚事黄了，许愿说让丈夫招工走。我们已是大龄青年，我当时说他还没有招工走，不想结婚。但婆婆承诺，父母也劝，我们结了婚。结婚时，大姑姐从外地回来给婆婆出主意：“娘指着女儿过吧，女儿给你钱，儿子给你钱吗？”于是婆婆把招工指标给了女儿了。这一下把我气坏了，得了肾炎，不能干活，没力气，工厂给的任务也完不成，整天生病吃药。

幸遇大法走出痛苦

丈夫对我说出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在外边遛弯时，看到大法弟子在炼功。大法弟子向我洪法，当时我不相信。有一天我又出去遛弯，看到有许多人到生产队的两间旧房子里，我好奇的把窗户纸捅了个洞，我看见墙上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当时我就想：我得炼这个“忍”，我炼这个“忍”多活多少年，不炼这个“忍”少活多少年。于是我每天来这里散心。当时我也不懂修炼，别人学法念书，我就跟着听，听了一个多月，我身体通了，不断的往外排气。我还愿意听炼功音乐，那么好听！后来我就请了大法书，我修炼法轮功了。

从此，我也不难受了，一身轻了，什么活都能干了。我每天高兴啊，我从此无怨无恨，我知道了一切全是命啊，我来这个家是还债来了，我也不委屈了。



用大忍之心善解恩怨

1999年春，我们城中村拆迁，当时我和大伯哥到我婆家大娘家打扫卫生，我大娘已去世，孩子都在外地，我们把该卖的东西都卖了，钱给了婆婆。我往外抱东西，一趟一趟的抱，婆婆见我就骂，我走哪她就骂到哪。我当时学了大法了，知道因缘关系，我没吱声，我想我在还债。婆婆骂了一个多小时，这时邻居大哥说：算了，婶子，你骂了一个多小时了，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时我婆婆就往家走，在家里还骂。过后，婆婆又骂大伯嫂，人家不干了，对骂了起来，结果婆婆气的得了心脏病了。

婆婆要到北京去看病，她大儿子、二女儿当时都退休了，婆婆不让他们陪她去看病，每天找我陪她去看病。我一时没忍住，说：“你还是靠着女儿过吧，当时你把好事都给女儿了，你有病来找我来了，我不去。”可她就是不干。我想：我都得了大法了，师父教我做好人，吃亏也得做呀！我就陪婆婆去北京看病。陪婆婆出门看病赔钱、花时间不说，照顾婆婆赔精力也不算，在路上婆婆还边走边骂我。我就一直想着师父的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不跟她一般见识。我经常背诵师父

的经文《何为忍》，我从内心就没有气恨了。

我丈夫兄弟四个，婆婆有养老房，养老金是兄弟四家出的，老四把房子、钱都拿去了。2003年冬天，下了大雪，婆婆在平房里住。当时我们买了楼房，丈夫说他娘冷，想把婆婆接过来住。我想我得按大法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让她来吧。可她

她来了也得我照顾呀。要不是学大法，我也肯定不管。

婆婆有病了，大姑姐、小姑子跑得很远，再也不说娘指望着女儿过的话了，钱也不给，也不过来看老人。我婆家大嫂、二嫂谁也不管我婆婆。我想：我是修大法的人，我不能不管，得用善来化解我们的恩怨情仇。

丈夫去世后，我仍然给婆婆送饺子、送吃的。大姑姐也承认：人家儿媳妇比我们女儿照顾的都好。

大姑姐被感动

我婆家大姑子、小姑子共有四个，她们回娘家就是爱挑事。所以我婆婆去世后，管事的问：“以后姑娘们来了谁待客？”大伯哥、二哥哥都说不接待。管事的找到我，那时我丈夫已经去世了，我是修大法的人，要善待他人，我说：“招待，过节她们就到我家吃饭。”过清明烧纸，弟兄几个轮着待姑子们，姑子们饿肚子他们也不管饭，轮到我时，我说：“今天我管饭，去饭店。”

婆婆去世后，大姑姐从外地回来没人理她，我让她到我家吃了饭再走。大姑姐哭了，对我女儿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 文/河北大法弟子小芳◇

青岛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简讯

青岛莱西市法轮功学员张芝榕被非法关押

2024年9月26日，莱西国保大队伙同莱西水集派出所的警察穿着便衣到莱西义谭店村，在法轮功学员张芝榕家门口绑架了他，要下钥匙后开门把大法书和打印机、电脑、资料等物品全部抢走。当晚10点，警察去家里告知，张芝榕已经被送去莱西拘留所。张芝榕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莱西拘留所。

张芝榕曾在2001年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劳教两年，后来（不知确切时间）又被非法冤判。

现今，家中多年久病的老母亲和年迈的父亲，因为张芝榕突然被抓焦虑得吃不好、睡不好。

平度市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去采血

2024年9月14日，轻的平度市东阁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柳桂英家去采血

平度仁兆镇派出所企图对法轮功学员高书臻验血和做DNA 图谋不轨

2023年4月14日，青岛平度仁兆镇派出所突然打电话叫仁兆镇高赵戈庄村法轮功学员高书臻过去一趟。高书臻问干什么？他们说做DNA鉴定。高书臻说不去，就挂断了电话。

2023年4月17日上午，两名警察开着车到村里去了，找到村文书打电话给高书臻，叫他回来做DNA。高书臻在地里浇小麦，没告诉文书具体地方。派出所人员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就走了。

到了晚上，高书臻正准备睡觉，派出所的人来敲门，高书臻就开门出去了，看见门外停了一辆类似依维柯的车，两个警察走过来让高书臻上车做DNA，说放到大数据库里。高书臻说：“你们是做活摘

器官准备的。”他们迟了一会，也没否认也没承认，就说“你怎么知道的？”高书臻说：“是从手机上看到的，我不能配合你们，我不做。”

这时高书臻的邻居闻声出来说：“有事白天来，晚上找人干什么？”高书臻又问警察：“为什么给我做DNA？”他说“你闺女，在杭州失踪。”高书臻说：“我闺女根本没去杭州，也没失踪。”高书臻不配合。那个警察立刻打电话请示他的领导，说人家不配合，说完了就走了，以后再没来。

平度法轮功学员郝京明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继续受迫害

2024年7月10日，青岛平度法轮功学员郝京明从平度看守所被劫持到位于济南市工业南路的山东省（男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

平度法轮功学员郝京明于2023年7月3日在老家山东青岛平度市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平度市看守所构陷。2024年2月得知郝京明被枉判七年零八个月、勒索3万元。

2024年7月9日，郝京明的家人去平度看守所会见了郝京明，第二天，郝京明就被劫持走，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监狱遭受迫害。家人被告知三个月不准会见。

郝京明先生，今年，59岁，原重庆白市驿空军气象台负责人之一，技术九级（相当于副团级），少校，曾经在南京空军气象学院就读三年。他性格内敛，为人谦和。

2011年3月，郝京明在重庆九龙坡区石桥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沙坪坝白鹤岭看守所。2012年，郝京明被法院诬判七年半，被劫持到永川监狱继续迫害。

在永川监狱，为了逼迫郝京明“转化”，监狱警察不让他睡觉，逼他整天坐在小板凳上，还用电警

棍电他。当时抓他的人都是他的部队同事，都是不得已而为，军区首长曾专门到看守所劝他“转化”，声称如果“转化”了就不判刑，但他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答应。

2018年，郝京明从冤狱出来，回到老家山东青岛平度凤台街道办事处东郝家疃村，因为弟弟和妹妹工作繁忙，他便承担起照顾老母亲的重担。

郝京明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更好人，却屡遭中共610人员和公检法的迫害。

青岛平度法院人员一天三次骚扰82岁法轮功学员王秀英

2024年8月27日上午，平度法院给法轮功学员王秀英的儿媳打电话，要到法轮功学员王秀英家去看看，拍个照。王秀英的儿媳同意了，就用钥匙打开婆婆的门。进来一男一女说是法院的，要王秀英拍照、按手印。王秀英不配合，并给他们讲真相，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王秀英没按手印，他们也没有拍照，就走了。

9月11日上午9点半法院的有关人员又给王秀英儿媳打电话，还要王秀英按手印，这次王秀英的儿媳不配合他们，说没有钥匙，婆婆不在家。法院三个人又来敲门，王秀英从门锁眼看到了，就告诉他们不给开门。半个小时后他们就走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他们又来敲门，王秀英不回答他们，一会儿他们又走了。下午3点半又来一个小伙子，叫王秀英开门拍个照。王秀英隔着门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来干坏事，我给你讲讲真相，你赶紧回家，救你的家人去吧。”小伙子还是在门外叫王秀英开门。王秀英说：“再来骚扰，我就打国际电话告你。”小伙子听了一声也不吭，用手机对着门的猫眼拍了一下照片就走了。◇